

◆安庆地理

海潮庵
与“黄岩洞”

曹金如

安庆北郊小龙山余脉之花山,重峦叠嶂,石洞幽幽,山险路陡。花山之颠有海潮庵,山下有“黄岩洞”(以黄岩命名),曾为桐怀边区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早期活动根据地之一。

1939年夏,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一团由政治处主任胡继亭率领,进驻广济圩一带,建立抗日游击区。1940年3月,新四军第七师挺进团由团长林维先、政委李丰平率领,与新四军桐城独立团先后在花山菜子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。1942年春,新四军沿江支队沿江独立团在团长傅绍甫、政委黄先率领下,与徐绍荣领导的第三营、桐南大队在花山、广济圩一带活动。1948年11月,桐城独立营副政委姚奎甲率领部分队伍驻扎花山,一方面开展游击活动,一方面为解放军渡江作准备。

早在1939年11月,桐怀潜中心县委便率先成立。为便于工作,1941年10月,桐怀潜中心县委改属鄂皖地委领导。县委机关先驻桐东水圩,后迁至花山。12月因遭日伪军合击,县委机关被迫撤至无为,中心县委至此结束。1942年初,中共桐怀潜工委成立,1943年3月改立桐怀潜县委,书记是黄瑛。其时县委机关也由桐城黄甲迁至花山,属沿江地委领导。县委机关迁至花山后,又下设桐怀潜工委(亦称山里工委),书记由黄瑛兼,而桐怀边区区委书记则是齐平。

位于花山之颠的“海潮庵”,庵宇破旧,一时也成了花山革命根据地的避风港。黄瑛、齐平等领导同志曾在庵中隐匿,庵尼曾遭到敌人严刑逼供,但庵尼坚不吐实,从此“庵尼救英雄”的故事广为流传。

“海潮石洞远近闻,洞幽径曲水深深。当年抗日根据地,游击健儿足迹存。龙腾虎跃桐怀地,日行如风魄魂惊。正当中华腾飞日,一代新人访旧踪。”这便是抗日幸存者凭吊先烈时在黄岩洞石壁题写的一首诗。黄岩洞位于花山鲍家冲猪石岭脚下。1939年1月,鄂豫皖区党委在立煌县(今金寨县)白水河正式成立。黄岩任委员、秘书长兼党训班主任。2月,区党委为加强对皖中地区党组织的领导,决定撤销舒城中心县委,成立舒无地委,任命黄岩为地委书记。4月底,黄岩又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委,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下,为反“扫荡”、反磨擦斗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时任新四军江北游击队政治委员的黄岩,率领队伍狙击敌人,活跃在花山这一带。而“黄岩洞”就是他们运筹帷幄的常驻地。黄岩洞入口窄小,洞口犹如蛤蟆嘴,弓身钻入洞中,向下迈几个天然石阶,顿觉宽敞。然置身洞里,如同进入“迷宫”,扑朔迷离,神秘莫测。



常言道:“吃肉不如吃豆腐。”受家庭影响,从小到大,除夕到初一我唯一的菜品就是豆腐,就连吃的饺子,都是豆腐馅。迁居富阳后,与玉林兄相识,和他交流他写的豆腐美文时,我说到:“从市场买回来的豆腐,没有老家的豆腐好吃。”就这么一句不经意的话,玉林兄就托其家父按照最传统的制作方法,保证在除夕之前我能吃到久违的具有家乡味道的豆腐。

小时候,我的家乡物资紧缺,大部分家庭都是以玉米稀饭当主食。进入冬天,除了储存一些大白菜、土豆和腌渍酸菜外,最常见的就是咸菜和豆腐。吃豆腐也不是每次都花钱去买,还可以用黄豆等其它粮食换。有一次,父母都去省城落实我们一家人返城的户口(我的父母是五十年代从省城下放到农村的),家里就留下我和三哥两个人。那天傍晚我刚放学,三哥告诉我他从我们村关姓大哥那用一斤黄豆换了四块豆腐,说那豆腐刚做好,让我趁热吃了。当我打开盆盖时,发现豆腐是碎的,就问三哥怎么回事?他却只是笑,我也不再追问,反正也是饿,当作豆花吃好了。于是,就拌了一点酱,每吃一口,芬芳的豆香就会充满了口腔,差不多都要吞进肚里时,却吃出来一枚柞树叶。这时,哥哥才说他不小心摔了一下!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40多年,感觉舌上还冒着余香,即便豆腐里有一枚树叶。

每年春节前夕,玉林兄除了送我豆腐,还送我一些刚做出来的豆干,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道小吃。豆干经过油炸后,外表金黄

◆生活笔记

那天,去朋友家聊天。他家的房子大且装潢雅致,市口也好,尤其是顶层的阳台堪称一袖珍花园。满眼绿肥红瘦,棚架金瓜高悬,其下石桌石凳若干,清风徐来,一杯香茗在握,孔孟老庄文学人生股票房产都是可以谈的。

只是位居六楼,又无电梯,我不知这位已为中年男子的朋友每天是如何应对这爬上爬下的。最不受用的恐怕是刚下得楼来,猛想起某重要物件落在了家里的沙发上,于是骂骂咧咧地又来一个轮回。有哲人说:人类的一切发明创造,皆源于天性里的懒惰,而非勤奋。人生两脚,基本功能乃是走路爬坡,久而久之,就不愿亲历亲为了,火车飞机汽车便应运而生,电梯的发明也大抵如此,便捷了生活,也退化了功能。

我曾在很多公共场所经历过这样的场面:一大批人其实就是到二三楼,在电梯口扎堆苦苦等待,仰着头盯着上面闪动着的数字,也不想劳驾自己的双腿;门开门合,涌进涌出,呈吞吐状。话又得说回来,当下城市寸土寸金,摩天高楼比邻林立,倘若没有成千成万部电

◆边走边思

豆腐的样子

谢华

俯瞰
徐群
摄

酥脆,里面却很滑嫩。最特别的是,吃时要蘸上一点盐水,不但减少了油腻感,也增加了豆腐的香气。

历代文人墨客与豆腐结下不解之缘,写下不少赞美豆腐的诗篇。玉林兄的美文里提到了袁枚、梁实秋、汪曾祺、朱自清。实际上,美食家、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对豆腐也情有独钟,苏东坡有一首诗叫《蜜酒歌》:“脯青苔,炙青蒲,烂蒸鹅鸭乃匏壶,煮豆作乳脂为酥,高烧油烛斟蜜酒。”

苏东坡不仅喜欢豆腐,还研究过豆腐的做法,在川菜中至今还流传着一种豆腐的做法叫东坡豆腐。

做成一块好豆腐看似简单,过程却是千锤百炼的,选豆、泡

豆、磨浆、在水与火中冶炼……但豆腐无论遭遇什么,都永远会以最洁净的面目示人,不管用什么方法去煮,它也不会失去“本来面目”。为此,玉林兄家乡的土制豆腐被城里人称为龙羊豆腐,且价格低廉,营养丰富易消化,深受人们喜欢,如今是富阳城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。

豆腐其实就宛如一个平凡的人。而做人也要像豆腐一样,清清白白地坚守自我,这样不一定会有如潮水般的掌声,但一定有人对他报以真心的微笑。

“为人之道,须如豆腐,方正清白,可荤可素。”豆腐不仅端正清楚,而且有包容的性格,完全有资格充当我们人生路上的老师,指引我们写好“人”字的一撇一捺!

半。可在电梯里一月难遇相同的人,倒是保洁的阿姨天天能见,拎着水桶和拖把,把电梯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月复一月,年复一年,也使我想起了一位企业家的话:把简单的事情一直做好就是不简单。每每遇之,我都会以“您好”表达着真诚的谢意。

时已冬令,我惜吝银两,装了小锅炉竟不肯轻易开启。每每入夜,却不觉得寒冷,原来楼上楼下都自备小中央空调,且开足马力,我居其中,坐享“三明治”效应。属客观地揩油,我总不能为此登门拜谢吧,若能在电梯里寒暄致意更妥。每每不能遂愿,我也惆怅了一阵子。住在一个楼洞里,竟好几年见不了一次面,遑论姓甚名谁,在何处高就!

不久前,我在候下行的电梯,停住门开,一股浓浓的香水味扑面而来,晕人。一时尚妙龄女子伫立其中。此女神态凛凛,我亦气定笃笃。几秒钟后,电梯到一楼门厅打住,她一甩长长的围巾,在杳杳的足音中,飘然而去,余香袅绕,竟不散去。

确实,都市电梯里的故事还是挺多的,好象有一部电影说的就是这码事,编了不少枝枝蔓蔓、五光十色的情节。我读过一篇文章,写的是地铁车厢里的事,有几句印象深刻,用在电梯里也基本适合:常常相遇的人,却久久地陌生着;偶尔的邂逅,也许会变成永远的期待。后一句,专属性情之人,非我等所有。

电 梯

许若齐

梯在周而复始,丰富忙碌的生活肯定几近瘫痪。

去大的超市卖场,要是没有电梯,我是决意不进去的。我最欣赏那种斜斜的有坡度的自动电梯,已购者大包小包,挺胸凸肚,带着满足的神情缓缓而下;空手者则殷殷期盼着徐徐而上。电梯就是传送带,让每个人各得其所;也像巨大力量的手臂,拉动着消费,扩张着生活。

电梯一旦没了电,那情形也是很尴尬的。有一年,我率队去某城市学习,早晨集合时少了四五个人,东寻西觅,发现他们卡在了停电的电梯里了。费了好一段时间,才在楼层的间隙处撬开了一道口子,仅容一人横着爬出。内有一矜持女士,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,硬生生地被众男士托臀搂腰地架起。出来时已机油污脸,鬓发纷乱,惨不忍睹。大队人马急急地要出发,没办法,只能让其在车后面擦擦脸,因陋就简地补个淡妆罢了。

我脚力不行,住小高层六楼,每天电梯上上下下,倒也轻松自在。小区入住率挺高,人来人往,进进出出。我这个单元好像有点空置,但每夜的灯光能闪烁一大